

108年度第二學期  
藝術漫遊者計畫  
國境內藝術網絡跨越學習

# 『定義在何方？ 正義、平衡、符號與身份』

計畫人

張家赫（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戲劇學系）

計畫地點

金門縣（金城、金寧、金湖、金沙、烈嶼）

計畫時間

2020/07/14~17、2020/08/17~28

# 計畫前言

以離島金門為主，其複雜之歷史背景和迥然不同的政治氛圍，產生與台灣本島接近背道而馳的環境生態，亦造成「對立」，無論是網路上與思想學派上，都有一股聲音將金馬地區與台灣的發展排除在外，儼然成為「棄嬰」。

「本是同根生，相煎何太急？」同為中華民國之疆域，卻因為種種意識形態與轉型正義推翻進行中的分歧，製造出多此一舉的不團結，並不樂見。

從金門與台灣之關係，再到台灣與世界之關係，其實從中都有許多類似和身不由己，島內的狀況也就是實質國際態勢的縮影，夾雜在多方因子的輿論操縱與政治把戲，罔顧了切切實實的「以人為本」，一個地方成為工具、淪為口誅筆伐標的，失去原本對於「人」的關懷。

連結到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的第九條「消除不平等」與第十六條「和平與正義制度」，台灣在國際地位上受到歧視與欺壓、定義充滿矛盾，是另一種更深於表面上的「不平等對待」；無論海內外，我們都面臨如此的問題：「邊緣化」與「棄嬰現象」。

主要原因在於，沒有契機去了解彼此，並做出新時代必須的和解，追求公義的過程，以「一言堂」之姿，先入為主將許多歷史因素片面化評斷，也就自然而然生成隔閡；當我們不理解到，小地方的命運反映整個國族的局勢，那不對等的目光，就會持續存留。

因此，「溝通而後談正義」，乃我這次所嘗試探詢的目標。

## 足跡



為期 16 天的行程中，我走遍金門全縣大部分地區，接下來的日誌摘要中，將更深入呈現。

# 十年之隔初登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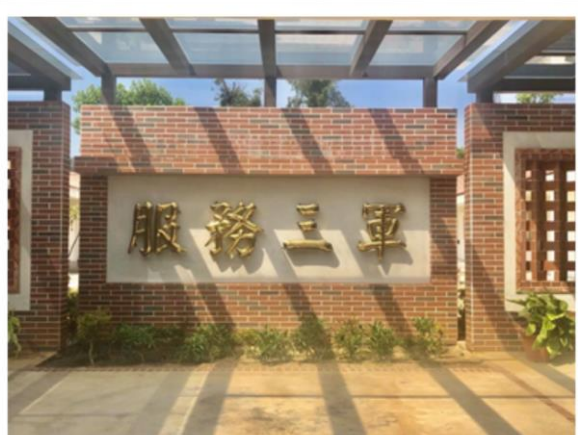
「渚」是金門的舊稱，倒是個更有味道的名字。於下午時分到達尚義機場，下榻在金門大學旁的旅館後，先在金城鎮街區外探個究竟，接著就往東走，前往「特約茶室展示館」，當年因駐守十萬大軍所致，安定人心，此一機構建立，儘管要以「愛國」為包裝，軍妓的事實仍難以掩蓋，不過這也是個時代的權宜之計罷了，問責起來，許多信仰都會被推翻，進去當年行房之室，的確會有窒息的不舒適感。

距離不遠，是太武山公墓，說來諷刺，兩地如此之近，只能說金門的確不大。紀念八二三的烈士固然重要，金門居民在此戰役中的被迫犧牲與妥協卻鮮少被重視。登上太武山頂，看「毋忘在莒」之碑文，嘆當年風骨已當然無存，在往下走，就是上百年古色古香風情之海印寺，承載最真實的民間信仰，紅磚牆襯宗教氣息，心曠神怡。

日未下沉，決定殺去島境之最東的「溪邊海水浴場」，一處停業海灘，人煙罕機，即使清幽，不免擔憂，海象雖穩，不過歇業之因，大概也不單純。當晚回到金城，與前市議員陳滄江先生約談，他表示出對前朝黨國的不滿，也因此形塑出今日金門的樣貌，台灣與金門之間，似乎缺乏互相了解的動力。

回到金城鎮內覓食，不過七八點晚間，鬧區卻燈火皆熄，好不容易找到一家餐廳「美食館」，老闆是因為娶妻來到金門，興起賣當地美食，也談到金門之政治習俗難以變動與利益團體的把持，有時候，要做點改變，確實不是只有理想就能達成，道別後，我也與第一天的金城市區到上晚安。

Day01, 2020/07/14



## 特約茶室展示館

斗大的「服務三軍」，沖淡軍妓系統的污名，時代洪流的災禍，多少男女沉淪其中。



## 太武山忠烈祠

烈士身先士卒，功不可沒，乃後人效法之風骨；同樣受戰爭摧殘犧牲的金門居民，除了菜刀，卻沒有如此正式的紀念象徵。

# 東觀戰線西訪市

隔日起了大早，立即前往「馬山觀測站」，距離對岸廈門諸島近在咫尺，從當年的播音站有個坑道能通向觀測台，透過望遠鏡，能清清楚楚看到對岸路燈行人，可見當年形勢之緊張，在「馬山觀測站」中最顯眼的莫過於「還我河山」的斗大標語，如今這樣的精神也只能追憶。

相距不遠的「山后文化村」是下一個目的地，在找路的過程中，意外走進「獅山砲陣地」，是個藏匿於山丘內的軍事坑道，規模之大，從外觀根本猜想不到，往炮口方向一看，正好是「山后聚落」，也就不愁迷路之苦。

「山后文化村」是金門保存最完善、腹地也最大的聚落之一，穿梭紅磚瓦屋，不注意自己的穿著，還真以為跨越時空，回到前清，這類的大型閩南式建築聚落，在台灣本島已經少見，金門保存之良，彌足珍貴。

回到金城的路上，會經過沙美老街，也是近期網路上推崇的「摩洛哥風格」所在地，一去才知道，曾經廢墟群聚，今成打卡名勝，也算是轉型成功。

剛好處於金門島正中央乃「瓊林聚落」，是金門第一個「戰鬥村」，以其完善的地下坑道為名，從民防館進入，四通八達，甚至能到村外的「保護廟」。突然想起要與金門「鸞劇團」的團長李敏德見面，恰巧他正住在瓊林，與其聊過後，他很支持我作戲的想法，也算是從金門與台灣的關係的一個觀察，對於兩方來說，都有好處。

下午回到金城市區，主要是場勘目的，看過「舊事書房」、「我在二手書店」，就是在「蓊蓊書店」停留最長，說起一般人對金門之誤解，年輕一代的老闆，倒是提出另一見解，其實金門青年，已經相當開化，面對網路流通，哪是我們想得那樣古板。趁著夕陽西下，到了慈湖與古寧頭，一覽「北山播音牆」，浩大之姿，震懾著我，大概也擾了對岸一段時間吧。

晚間上了「莒光樓」，夜色下，廈門灣燈火點綴，清楚可見；回房休息前，想買些零嘴宵夜，離住處不遠正是「家樂福」，在金門島上遇這景，的確神奇，這個被認為相對偏遠的地方，卻逐漸走向現代化的腳步。

Day02, 2020/07/15



## 馬山觀測站

身為前線要塞，「還我河山」表明決心，同時，多少無奈又在現實落空。

# 探劇勘場險忘返

依然是場勘行程，先到「中山林」旁的「荳咖啡」，不過老闆正在處理事情，留在金城鎮內，我就先行騎腳踏車逛過「經國紀念館」與「乳山故壘」，高塔上金門景色盡收眼底。「中山林」是金門植樹成功的象徵，原先風沙飛舞的荒地，在國軍弟兄長年來的植林之下，綠意盎然。

先去了「珠山聚落」，與「來喜樓」的莊老師談到金門現況，她用了「力之所趨」註解，大概沒有更貼切的解釋。

從「來喜樓」二樓看下去，「珠山聚落」環伺一水池，據風水學之說，把寶氣給圍住在村內，也因此珠山出產不少有錢人，乃「肥水不落外人田」的智慧。

鄰村的「歐厝」以其白細沙質的海灘耀閃著，加上軌條砦（防禦搶灘的工事）豎立，景之遼闊恰似敦克爾克，因潮汐而顯的擱淺戰車，微妙的組合，嘆為觀止。

尚義機場附近的「柳營營區」有著高空極限運動，是金門知性之旅外的另一選擇，別看刺激的設施，背後也有歷史背景，從1992年大撤軍後，許多軍營廢棄，「活化軍營」成為另一出路，「柳營」便是一例，然而成功轉型的也是寥寥無幾，當然背後的盤根錯節，也很難用三言兩語斷定。

回到「荳咖啡」，老闆也氣定神閒等著我，與她談到場地的相關使用，這也是我最相中的演出場地，除了用途外，也聊到他對於現狀的不滿與身為金門人都擔心被「丟棄」的現象，回想起當年躲避砲擊的童年，讓我震驚到，隔海生活的我們，怎麼可能體會那樣的生活？

晚上與李團長約好，在金門體育館內看「鸞劇團」的排練，出乎意料，是個老少組合的業餘劇團，團員並未受到正規戲劇訓練，驅使他們經營下去的正是「熱忱」，對劇場單純的愛，是種難能可貴的初衷，小朋友、下班後的中年男女，無不樂於唱跳歌唱中，當然，下戲後的筆記也相當嚴謹，與李團長的導演姐姐同樣聊到對於我的劇本的看法，她認為角色設定上過於涉世未深，不過這也是年輕人的一種特色吧，就繼續燃燒青春！



金門縣立體育館排練空間

「鸞劇團」排練《彩虹鳥》的戲，受李敏德團長之邀，參與童叟共組的排練情況。

Day03, 2020/07/16

## 歐厝沙灘

擱淺岸上，受潮汐擺弄，仍屹立不搖直指敵方。



# 暫別浯洲回鄉途

先去了「延平郡王祠」，鄭成功與金門的關係也算是千絲萬縷，各處都有與他相關的蹤跡。往「翟山坑道」前去，規模之巨，只能嘆鬼斧神工，甘拜下風，雄偉如也，謂之驚奇，從這出發，我打算環金門島一圈，先經過珠山與歐厝，分別造次造訪，因潮汐，戰車海灘已是不同情景，再往東行，短短一訪「陳景蘭洋樓」，白牆之華，融合中西，是金門最美所在，這一天，我沒在哪多做停留，想在每一處都留下足跡，蜻蜓點水，有個片刻，感覺自己就像切格瓦拉般勇往直前毫無畏懼，當然，這是天壤之別的格局啊。在金城用完餐後，準備回台北將這幾天所見，再次整理到劇本二稿中，搭回機場的路上，看著一站站曾經的腳印，有些不捨的幾分情。

Day04, 2020/07/17



## 翟山坑道

在花崗岩地基下挖鑿出如此工程，開天闢地之舉，只能以「鬼斧神工」讚嘆之奇。

## 陳景蘭洋樓

白牆在陽光之下更顯其明，遙望成功海灘，古典之美，蘊含金門僑鄉命運多舛的憂傷。



## 珠山聚落

聚財之水圍於村內，高處中一覽無遺，古老智慧孕育出富庶且無華。



## 二次歸 悟心刺骨

事隔三十多天，又回到金門。

第一次是以「田野調查、場地勘查」為目的，在台北也排過幾次戲，進度入不預期，也許是默契不足或深度不廣，總之，倉促之下，演出也得告終。

心情複雜是必然，滿心歡喜的回去，卻失望落魄的再次踏上應允承諾的地方，即使我沒有向誰保證過，對自己卻是滿心責備。

往慈湖想去看夕陽散散心，烏雲來得巧，把天空遮了大半，在碇堡咖啡廳吃著點心看著書，一觀廈門，燈火通明，與金門的靜謐，的確大相逕庭。

當然，這並不代表，金門就得複製廈門的模式。

*Day05, 2020/08/17*



### 慈湖

聳立對看軌條砦，  
易幟不改其豪邁。  
當年防堵共軍入，  
如今仍守金門灣。



廈門如鄰正對岸，  
燈火通明顯黯淡。  
不必羨它繁華晚，  
夜寧風輕追憶難。

# 品饌尋景卸心擔

去嘗鮮「良金牧場」的「現沖溫體牛肉麵」，還是第一次這麼肯花錢，就來體驗體驗當觀光客的愚昧。

補足體力後，到山外的「迎賓館」參觀，當年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與亞洲歌壇巨星鄧麗君都在此過夜一宿，二樓是鄧麗君的一系列視覺展覽，這位不向強權低頭的當代傳奇，永遠不會被粉絲遺忘，也不會因時代而殞落。

離開山外，無意間繞道了陽翟，曾經是阿兵哥擠得水洩不通的萬人空巷，如今沒落而乏人問津，儘管電影《軍中樂園》在此拍攝，修復街區，帶來短暫人潮，就像是當年再現，1992年戰地政務解除後，金門也吸引空前的旅遊人潮，不過五年時光，榮景不再，陽翟老街並未因電影而延續大紅大紫，反倒是前些年翻修過後的建築又再次破敗不堪，剝落的油漆中，流露出一股淡淡憂傷。

浯江出海口上的「建功嶼」，早年是隔離麻瘋病患人人望而卻之的孤島，後因戰略需求改成碉堡，弭平了原先的駭人聽聞，去軍事化後，受潮汐影響，通往島上的石頭路，因潮汐時隱時現，上了島後，能從另一角度，看到廈門市景，趕在水漫起來前，趕緊踏回隔岸，就能平安無事。許多漁民在此採收，石頭路旁也有四座高聳戴斗笠的牡蠣人雕塑，如果海水漲潮，一半的身影都會末入水中。

晚霞，到了總兵府，這象徵著金門海防的重要性，從清朝就受到注目，也因此設立本機關，這點規模的清代官府，許許多多在日治時期就遭破壞殆盡，金門特殊地位，存留至今，雖說是軍事作用，還是帶有雕龍畫鳳的古樸之美，到院後的空中樓閣，感受金城城區內的生活作息與榕樹遮蔭，輕鬆愜意暢快心脾。



## 建功嶼

一條清晰泥濘的  
道路，通往遠方  
的海市蜃樓。

## 總兵署

前清軍事機  
關，在木料古  
樸之中，也顯  
書卷氣息。

Day06, 2020/08/18





# 訪才效賢話大世

這一天並未多做安排，倒是與現任議員董森堡先生相約訪問，其實也是沒主題的閒話家常，不過正好目睹學校教授的拜訪，麻煩他成全。

人走後，董先生從此處發揮，敘述起金門資源被利益團體把持的悲歌。少數人決定一切事務，並非此地有惡霸政府，而是人民對於參與公共事務的意識並未抬頭，許多事務就由少數人拍板決定，命運就這樣受萬年政府給擺布。

論到歷史功過，董先生強調，歷史的面向廣雜，我們很難切片去分析，也不該以單一面貌去全盤推演，在地人為何如此支持國民黨？國民政府不是施加很多迫害嗎？千真萬確，不過金門原先的荒島地位，也因1949年後的兩岸新格局，獲得空前的重視，相比起中國沿岸大大小小的島嶼，發展出如此完善境界的，也屬金馬所有；固然過去曾經帶來不少傷害，不過在受苦的過程中，不也同時享受現代化的果實？

同樣，當我們在批判過往，卻也建立在受之完善教育之於，飽足後的再次審視，是文明化過後的抗爭，轉型正義的過程裡，實在很難一刀切，把罪與功黑白分明。

難道這樣就不能檢討過去嗎？未必！我們不能以討伐的心態去面對過錯，相反，公民更該有自覺，以防歷史悲劇再次輪迴發生，這也是董森堡議員再三強調呼籲的，他放棄原本記者之職，全心參政，在沒有家族勢力情況下，努力闖出一席之地。

身為創作者，我不敢說有那樣的衝勁，不過要有這樣的決心，付諸於作品之上。

今天意外沒留下照片，索性把昨天滿溢畫面多作展示。



Day07, 2020/08/19



## 陽翟老街

電影的餘波效應並未延續，幾經翻修後，今日也破敗殞落。特約茶室的裝潢，配上效忠領袖的精神，想必在房事面前也不重要了。

## 迎賓館

鄧麗君、李光耀等名人曾下榻，可見山外過往地位之高。

# 遊小金嘆前人憂

來了金門島也有一個禮拜的時間，決定換個風味。

首先去了「水頭聚落」，此處有華僑留下的「得月樓」與「金水國小」，都是中西合併的洋樓，也顯現金門僑鄉的特色。「得月樓」是金門最有名的景點之一，鶴立雞群的防禦塔樓特別顯眼，代表著這戶曾經可是住著大戶人家。

就在水頭聚落，嘗試了金門獨有新創的「毛澤東奶茶」：少許 58 度金門高粱加上奶茶，只聞高粱香、不覺白酒烈，同樣還有相對應產品「蔣介石特調」，我就沒特別品嚐；取名為不容水火的領導人，似乎沒什麼意義，倒是挺有噱頭，畢竟金門早已不是曾經戰地，反而海納兩岸旅客。

烈嶼船班頻繁，原先以為是曠日廢時的安排，不過十分鐘航程，就已經抵達。「九宮碼頭」緊鄰「九宮坑道」，其規模不輸「翟山坑道」，少了一段，卻能感受到海浪打進洞內的震撼，海水貫穿航道，波音迴盪，富有戰爭緊張的節奏與磅礴。

小金門的確不大，起初還擔心逛不完，後來反而得不停得兜圈子才得以殺時間，「勇士堡」與「鐵漢堡」相連成的地下坑道，變成「地雷博物館」的展示空間，利用舊軍事營區講述過往地雷對於金門島之影響與傷害，確實很有既視感。

從「湖井頭博物館」，陳列的武器走廊，通往另一處觀測站的位置，相比起金門本島，又更走進了點，畢竟烈嶼是擋在金門島前的灘頭堡，曾經地位也更來得顛慄不安；一旁設置幾個電話聽筒，講述老兵當年上島的疲乏難耐與心境轉折，其中一人說道：「渴望著愛人，害怕自己再也回不去的心情，風聲鶴唳，任何一草一木、一波一浪，都會讓人心驚膽顫，擔憂著，自己會不會殉職異鄉，這種感覺，是三言兩語無法形容的。」回程時，這句話都一直迴繞我腦海裡，一代人青春給國家揮霍，不得選擇，只能受時代支配的框架……命運，似乎就是給人被槍抵著。



Day08, 2020/08/20

## 九宮坑道（四維坑道）

與翟山坑道不同，海口未砌泥牆，而是水道流通任浪打，別有洞天。然而上個世紀卻無此詩意情懷，被推上前線的阿兵哥，眼前第一個絕望景象，就於此映入。

# 賞瓷嚐酒交異友

趁著乾潮，我又上了「建功嶼」，沒多駐足，也沒登堡，倒是看了濕地生物鏈，似乎比前次更來得有生命力。

接著往山外的方向前去，到了全台唯一官窯「金門陶瓷廠」，不過並沒有特別展示空間，除了商品部的販售作品外，確實沒法閒逛過久。陶瓷廠是製作盛裝高粱酒的器皿，大概也是不少愛酒人是的愛好收藏，對於我這對杯中物只小酌的門外漢來說，的確沒特別興趣。

下午前往遠近馳名的「金門酒廠」，除了具有代表性的酒瓶雕像，廠內瀰漫的高粱香更是使人心醉，流連忘返。到展示館後，抿一小口凍高（將高粱放在冷凍庫保存，風味更順）微醺氣息湧現，順手也買了一小瓶胡璉將軍當年現代化功績之一，使得金門富裕祥和，流芳百世。

與旅居金門的補習班外師 Kayla Smith 在網路上認識，起初是因為看到她的 Youtube 頻道，就連絡認識，這次終於是在山外見了面，吃過晚餐、環過太湖、走過榕園、穿過山外老街等等……她說到自己的影片會被比較極端的網友給評論攻擊，對外國人來說，「台灣」、「中華民國」、「台灣人」和「中國人」……這些概念不過是意識形態加諸的對立仇恨，卻變成好惡的標誌性原則，在美國強調「民族融合」，實在不理解這些，而聊到美國內政問題，我一樣也用玩笑的方式應答，她的反應是這些東西對外國人來說的確娛樂性高，不過身為自己故土的危機，卻心煩氣躁。的確，一個地方的問題，想要透過不同的呈現方式，很容易變成自說自唱，即使是資訊發達的年代，設身處地的觀念，卻未實踐於現代人的認知中，我們要用什麼角度切入、又要如何使人理解？一個作品如何不成為閉門造車的自溺，還需要不少思量。

獨特性與共通性之間的平衡，在我腦中打轉，晚風又吹亂我的思緒。



山外

與 Kayla

聊金門之

感，對她來

說，這兒的

靜謐遠重要

於意識形態

的扭曲。

金門酒廠

58 度經典瓶

身高聳立

天，似乎沒

闔上蓋，大

氣中瀰漫著

高粱香。

Day09, 2020/08/21



# 遇知音又赴東境

今天與下禮拜四晚上讀書會的主辦人 Lynn 和果子約見個面，她相當熱忱，我才貿然打擾。

我們約在金城市區的「蓊蓊書店」，說來自己都有點慚愧……這曾是我走訪的場地之一，如今都到了原訂演出時間，卻悠哉坐在店內。話匣子一開，就不亦樂乎，天南地北到處地說，原先自己想探討的兩地居民之間的差異，只得於散亂的話題中解答。

她們兩個都是在台灣念過書，對金門的生活也有足夠了解，似乎很能體會本島人對於金門缺乏多一層認識的動機，而很多人更從政治選票上直接斷定，與主流民意南轅北轍之異地，同樣是大學生的度假去處，金門總是被澎湖這個攔沙壩給置之不理。

還是那老話，無論是對金門還是台灣，在未清楚明瞭前，先行定奪的斷章取義已成為準則，也就缺乏互相了解的可能，台灣的內部問題，不外乎是過於自私自傲的屏蔽心態。

這次是第一次給老金門人帶隊，逡巡大街小巷，由在地人更深入熟練的引領，彷彿融入在地生活之中；經過許多老店，也逛了不少平常鮮少察覺的秘境……在招牌與新建築夾雜其中的縫隙，隱約能看見不少舊時痕跡，可能是哪個老的政府機關，或是曾紅極一時的名勝餐館，隨著時局變遷，只留下一點黯淡刻在牆上，讓特意有心的人多欣賞兩眼。

與兩個新朋友相談甚歡，還是迎來別離時刻，我聽取推薦，到了貞節牌坊前的「珍香」去大快朵頤，肉羹麵的濃郁、實惠的價格，市井最歷久彌新的餐飲文化，值得饕客再三回味。

夕陽即將揮別，在天色餘光下，驅車殺到溪邊海水浴場，董森堡議員的助理吳大哥熱情邀約的觀星活動，確實是很難得的機緣；他們都說金門是與星空靠近的地方，但多了層厚雲，就比鄰若天涯了，天公不作美，什麼銀河景緻通通給覆蓋眼簾……

躺在沙灘上，任粒子一顆顆鑽入四周，讓海風鬆懈緊繃、讓涼意驅散憂愁……



*Day10, 2020/08/22*

## 溪邊海水浴場

終於與董森堡議員合照留影！「觀星夜」活動旨在提倡金門自然之美，不必羨慕廈門的燈火通明。選擇被棄置的溪邊，更使人遠離市井喧囂。

## 細品金城廣思古

正好是「八二三炮戰」六十二周年，總統親臨「太武山公墓」，我參加了另一項導覽活動「軍管時代下的生意經」：以金城「後浦」為出發點，「陳氏宗祠」為第一站，在軍管時期（1949 國民政府東遷到 1992 年金門戰地政務解除）被占領，變成軍方辦公室，而這樣的使用模式在金門屢見不鮮。

穿進「橫街」，一條莒光路的旁支小巷，卻曾是清朝時最熱鬧的人群聚集地，因國民政府發展空間更大的街區如同：民生路、民族路、莒光路等，舊市集開始衰落黯淡，也不見店家蹤影，其中一民房「泉興行」，曾是生活所需的油行，如今即使被填平成牆，舊時出貨交易的拱門痕跡尚在，也算是個歷史化石。

左轉入弄，一個已殘破唯獨架構的門框，是古時的「隘門」，防範海盜入侵搶奪，有一觀察口監視動向，而芝山岩上亦有相似遺跡，不過規模保存完整許多，並存留「銃眼」，乃械鬥所遺……即便兩地隔海百里，習性之似也富有異曲同工之妙。

到了一處較開闊的空地，坐落一平房，牆上的標記已斑駁不堪，隱隱約約看出「中華民國之友會：金門軍人服務站」，還有另一標語「效忠領袖服務三軍」，剛開始誤認是「特約茶室」，原來其功能為軍眷家屬暫住、娛樂和用餐的地方，金門一下湧入十萬大軍，許多民間土地用宅都瞬間收歸國有，這棟民房，也淪為同一命運；然而 1992 年戰地政務解除後，許多歸還土地的行動，因財產繼承人資訊不明或識字率低，始終無法物歸原主，造成某些產權不明，也難以治理改善，成為一大認領問題。

再回到莒光路大街，停在「存德藥房」前，這是清道光十三年就創建的老藥房，逾百年的傳承，已經是第五代接班，味道卻和當年依舊，散發綜合出來千變萬化的中藥味，其中胡椒的氣息最濃，大概跟南洋往返貨物的商業習性有關，也成為金門中藥行獨特的進貨現象。藥房因進口的藥材多半來自東南亞地區，交易往來之下，乾脆也做起了郵務生意，在現代郵政局系統未在金門完善運作時，「存德藥房」大概是唯一與在外打拼家屬的聯繫方式，然而戰火延燒到金門後，海岸封閉，信件和錢財無法如以往暢通無阻，金門切斷以往海運的世代，不少人因遠方親戚無法寄錢，抑鬱輕生。

「存德藥房」就算歷經此劫，中醫仍是金門在地的醫療倚重，就此屹立不搖留存下來，而國民政府來金門後，意外發掘「一條根」的藥材，也成了珍貴收穫。另外注意到的細節是，由於金門潮濕，大多藥材會處以「束之高閣」一策，保持風乾。而此店還有一特色，藥材並非純粹批發，還有經過私家作業，會利用糖去炒、高粱去熬，聽說吃起來更加順口、不覺苦澀。

走幾步路，就是「明昌針車百貨行」，老闆的母親正鎮守店中，看到縫紉的細線，立刻回想起大一時的「劇場實務課程」，對手工一竅不通的我，過了四年換個環境，也沒法太賣弄曾經所學。針線活倒不因時代理沒，反之更有生意，除了補衣改褲外，許多軍人和公務員的徽章別章都依靠老闆的巧手，各類制服也跟著求路上門，風光景象可見一斑，而店內深處，被大家笑稱為博物館，展示各時代、各產地的車機，各具特色風格，見證繼承的里程碑。行至「鄧家洋樓」前，白漆剝落，植被也肆無忌憚的生長四周，從建築物四面八方亂竄，噴出了窗戶……這曾是高級軍官和重要貴賓的招待所，個人分析，大概是較為奢華的洋樓，服務的對象也更加上層。而古今融合的鋁窗，則是後期租給工人使用後的再建設施，經過三十餘年的棄置，綠意也有了充分成長的空間，一方面也是產權不明政府難以介入管制的囹圄，顯示出清官難斷家務事的後續問題。

轉角街上完全應驗群聚效應，陸陸續續舊有的、新來的理髮店進駐，其中巷口老字號招牌的「華華理髮廳」，大概是最具代表性與時代意義的地標。

在那個社會氣氛肅殺保守的年代，髮禁的審核與造型的標準，根本無寬鬆可言，為了時時通過檢查，理髮廳的生意也紅極一時，聽老闆所述，過去小街大排長龍、萬人空巷乃常有之現象，如今自然是待客上門的感慨。

老闆相當熱忱，頻頻展示自己關於理髮的收藏，像是五十年前德國雙人牌的括弧刀，握柄甚至是象牙製的，絕對不能復返的產業生態，還有鋁製、鐵製超越半百歲的吹風機，發出微弱熱源，近乎無聲，刮平到無痕的磨刀石、部分生鏽的皮座椅……

「華華理髮廳」正如撥放中的紀錄片，只是冰山一角，卻又把歷史帶回現代人眼前。

最後一站為集合點旁的「武廟」，也是導覽團隊所開設的「後浦泡茶間」所在地。廟宇內有修建的蹤影，包括現代支柱和上木頭色的水泥樑，在軍管時期，廟宇的大空間成為辦公室的延伸，甚至還有廚房供應伙食，自然而然關公像被請出了供桌，暫居平民住處，有個挖苦的想法油然而生：請走關公，難怪無法「毋忘在莒」，但比起極端政權打壓有神論、強行迫害宗教的行為，國民政府還是理性些。

「後浦泡茶間」原址為民國 50 年代的產物，當時金門所有物資由中央一把抓的管控，此處就作為商人批貨申請的統一登記處，後來才移轉至他地，除此之外，還有一段時間廟前廣場，是薑母鴨餐廳，飄香味藏不住，只能靠想像來填補幻想，這也說明了華人宗教的特殊性與包容性，或者說不如其他教派那樣至高無上，反而是相當貼近民生，呈現和諧狀態。

為躲避炮擊的相應措施，金門建房要求必須含防空洞，因此許多房子的地基會稍微抬高，以增加避難空間，曾經地下坑道能四通八達，也因不符時宜遭到堵住，不過痕跡仍在，只留觀賞價值，希望不要實際應用。

上了二樓看台，與「武廟」屋頂只有咫尺之距，雕龍畫鳳的傳統藝術一覽無遺，而泡茶間的陽台空間，還有來自加拿大的裝置藝術家設計的碉堡狀休憩區，由廢棄的木材為料，從一條條的隙縫外，看到不一樣的天空，讓光線一道道的映入其中，增添不少詩意……可惜，因為廟方的另外打算，「後浦泡茶間」在九月底就要面臨關店的時刻，只能多看幾眼，雖然惋惜，不過能在尾聲之前一訪此秘境，至少減去遺憾。

Day11, 2020/08/23



### 華華理髮廳

參加「敬土豆工作室」舉辦的  
「軍管時代下的生意經」導  
覽，穿行後浦，連結古今。



### 存德藥房

早期為郵局之功用，即使因戰時失去原先職能，  
其信譽仍是童叟無欺，得以長存。  
濃濃胡椒味，顛覆對中藥的既定印象。



### 後埔街區

「中華民國之友會：金門軍人服務站」的字樣，得  
親眼才能隱隱約約察覺。  
曾經風華已無存，而當初房屋被徵召的後世，也無  
意認領。

# 巡二海防晃古都

今日走訪兩地，都為金門於前清海防留下的城牆遺址。

田浦的「觀日門」同樣也是前清的防禦工事，之於金門來說，即是海門天險的要地，在史書記載中寫道「浦城海日」為舊浯洲八景之首，美不勝收自然不必多言。

橫跨金門大島，「觀日門」大概是下午關係，杳無遊客，一旁的「田浦水庫」帶著淡淡鹹味，海的距離也近在咫尺，「觀日門」僅為一亭，矗立於海與陸的交界，曾幾何時那樣的軍事碉堡，卻成為最靜謐的賞初陽之地。旁邊的坑道聽說尚在整修，走下去幾步，怪恐怖的，也就不特別去探險了，畢竟金門坑道比比皆是。

在「溪邊」轉彎，不繞進去海灘，到了「峰上巡檢司」，原以為壯觀的海防鎮守，近看卻是現代石塊的重新建造，不免有些遺憾，失去古味。

原打算要去慈湖看日落，心想還有點時間，住金門城的朋友跟我分享到，想了解金門，不妨也去老鬧區走一遭，是在金門的另一側，我又穿行了大金門島，在老城不遠處，即聞到熟悉的高粱飄香。

金門城是最初金門人口聚居之處，商人葉華成先生歸家回饋鄉梓，釀造出遠近馳名的「金門高粱」，即使其故居紀念葉氏貢獻，葉華成卻從未再回金門，或許是自己的事業給國家強佔的抑鬱寡歡，卻又苦不堪言。

酒廠旁的「文台寶塔」和「虛江嘯臥牌」，乃俞大猷鎮守金門打海盜時的休憩處，他便於此題字，小小一塊金門城南門處，竟夾雜三四百年的歷史淵源。

閒晃於金門城內，如今已經失去老街特色，以現代平房居多，不過北門仍然維持古時模樣，還有一處城牆保留，供人體會駐守軍巡邏檢視外侮之感，城外的「明遺老街」保存幾處閩式建築，不過除去街口房外，後頭的屋瓦已經崩落，過往繁華，如今也留給金城閃耀。

晚霞時光打球最為舒適，又挑在這個時辰，金門大學離慈湖更近了些，事隔一周，雲朵仍然團結，把落日遮得天衣無縫，再次向隅。



## 金門城

葉華成乃金門高粱創始者，老金門酒廠就坐落其故居旁，而這金門之光，卻不再願意歸鄉，即使酒香撲鼻蓋滿樓，也無以彌補剝奪的痛。

Day12, 2020/08/24





# 上太武日生雲起

前晚就打算早晨上太武山「觀日步道」去一睹日出，不過呢，凌晨上山路，就算不覺膽顫心驚，反射性害怕黑暗的恐懼，仍然猶在。

從環島北路轉進蔡厝，再深入玉章路即到達，是太武山另一支線，登山口前，也有一處限制進出的軍營管制區。

夜色中，已有雙雙結伴的當地居民健走上坡，缺乏路標指引下，只能詢問山客方向有沒有走失，果然是一條路通到底，十分鐘跋涉，一轉角處，就是石柱柵欄綿延的道路，千真萬確是目的之徑。

清晨的風颯颯拂來，樹林也漸漸有了動靜蹤影，不一會兒走到花崗岩平台上，眼前山下景觀，海、路、林、屋……盡收眼底，曙光緩緩攀升，大地生機的色彩，隨著雲朵密布後一點點竄出的金絲，灑滿山壑，紛紛清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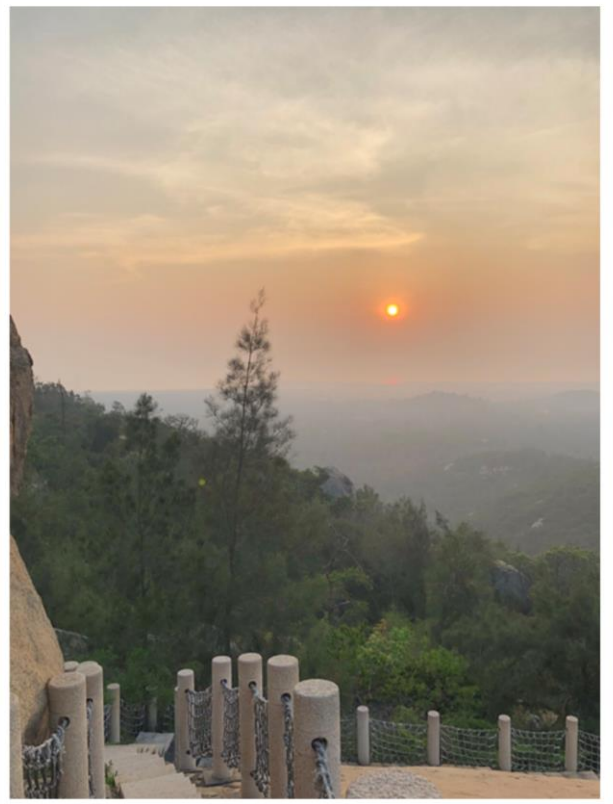
托雲遮蔽之福，整路過程只感涼意不覺燥熱，把手機架好後，就坐等太陽何時升起；即使逐步春回大地，旭日的跡象卻遲遲不現，老早超過預期時間……正當以為又是雲霧作亂，霎時間一回神，天空恰似給自然畫龍一點睛，硬是多了一顆明珠。

橘紅色的暖意，哪怕只佔視野的千分之一，卻已經全神貫注，一刻也離不開初起的陽光，正如許多人所言，旭日東昇之壯觀，讓失落的當下也充滿希望，那一刻沒想太多，只覺滿足，毫不後悔。

往前走到太武山池，有些乾涸且插滿水管，實在缺乏自然景地的吸引力，再往前是「海印寺」，清幽靜心，不在話下，步步趨前，是抖擻的「毋忘在莒」，想到這次的作戲計畫是這樣不盡人意，劇本創作是對自己的挑戰，不用如當年蔣前總統攸關國家興亡，可能還有機會扳回一城吧。

太武山無論從哪處下去，都令人有趕時間延長的黏膩感，邊走邊望，兩旁的景色，只能用「山秀石奇」也無以淋漓盡致形容。

到山外去吃早餐，實在恍惚，半睡半醒的昏厥狀態，在車站上了專往「擎天廳」的班車，又是一鬼斧神工之作，利用簡易器具和千枚炸藥所創作出來，卻只有不到半小時的駐足時間，除了觀賞照本宣科的宣傳片，其餘推銷石壁的相似樣貌，成了觀光客打卡拍照的景點，沒有餘韻和興致來欣賞這驚為天人之天造地設，不勝唏噓……看了排雷人員的紀錄辛勞、明德公園命運始末和胡璉將軍的足跡之地，聯想到歷史進程和時代意義，總比單純按下快門來得發人生省……下午再次回憶起「馬山觀測站」，就悻悻然又跑了過去，遺世之孤，深刻迴響。



## 太武山系

山奇石秀，太武山各個角落象徵金門色彩，無論日出鑿洞，或是抖擻刻字，無不令人振奮，重整旗鼓的信心。

# 回望足跡朝浪去

日正當中，不要命得再次去了「歐厝海灘」與「建功嶼」，金門袖珍如此，許多地方就是一看再看，而熱得發昏，也沒得胡思亂想多發揮什麼。

三度造訪「陳景蘭洋樓」，相較來說，室內總是仁慈得多。

各有不同收穫，不經意的角落，是關於「出洋客」的特展：也就是金門下南洋的華僑商人，而策展方即是日前聯絡過的「敬土豆工作室」，顛沛流離之下，多少人無法歸家、客死異鄉，也有多少人活活守著承諾抑鬱而終……想到前幾天「存德藥房」的故事，同樣是因為戰亂，許多往來嘎然而止，金門人海內外的子弟，樹立起再也無法連結的鴻溝。

離開了「陳景蘭洋樓」，大概也是金門島上最華美之地，當初為自己所建卻無以善終的居所，如今成文旅人如織的名勝，也算是個浪漫的遺憾吧。

位於山外的「金門畜場試驗所」，有當地人推薦的「青草地牛奶」，主打純天然口味，近似北海道之風，乃全台獨有，許許多多這類當初建設當地的機關，如今重新轉型成結合觀光之產業，相當適得其所。

繞過「中正公園」，往東南方向的「復國墩」，看大海浪濤猛敲礁石，似乎身處世界盡頭、大陸之末，浩瀚遼闊的地平線，一望無際的大海中，有幾個散落遺珠，燈塔依稀發亮……上頭的士兵，肯定更是孤單難奈且百感交集……位於島東，是個日出好望角，打算明天起個大早，再踏此靜謐漁港。

往金城的路上，經過太武山公墓，前些日子是八二三紀念日，未能趕上，倒是少了點人煙，餘暉之下，雄偉如也，烈士先賢應受敬佩，但當年的居民，也乘載了勝利的功勞……下山正好是「特約茶室」，接近打烊時間，就不容多加停留，不過一種空氣中的窒息不舒服感仍在，少了點停留感知，不來得深刻，卻也有些悲傷，出於何種同情？矯揉造作，還是感同身受？「莒光樓」的夜景下，緩和了些悲憫情緒。

Day14, 2020/08/26

## 復國墩

東看北碇，遠方燈塔汪洋

矗立，聽海打、任風吹，

炎熱之活，煩躁全無。

走道盡頭，親臨海波，如

處世界之末。



# 征大膽而後書案

取名「復國墩」，就特別有抗戰色彩，卻少見軍事建設，沒有邊界的海平面，似乎不如「馬山」那樣的天險要地，除了一點海防需求，倒是留下最原始自然的漁村樣貌。

從環島南路到環島東路，筆直前行，兩旁的防風林，高聳豎立，在不清晰的畫面下，顯得有些恐怖。復國墩大概是距離金城最遠的目的地，每次踏上那觀海涼亭，都有種放逐天涯海角的境地。

今日天空如同太極八卦圖，黑白兩立，烏雲硬生生從東邊起，把升起的太陽一點點咀嚼，不見蹤影，實在可惜，沒能目睹復國墩的日出，不過海岸波瀾起伏不斷、水花濺起峭壁之間，白浪攀岩而上，又緩緩隱沒，天然的絕美現象，即使帶些失望，也足矣。

以方位來推測，也許「觀日門」能看到太陽也說不定，不過是十多分鐘的車程，值得一試；不過烏雲來得之快，黑壓壓一片先給你席捲而來，別說觀日，得躲雨都來不及，沒有海天一色，這一趟算得上是吃虧，不過倒也有趣，只是身體疲倦已現，開回金城市區後，吃過早餐，又回到床鋪的懷抱。

覺醒有些延遲，我必須趕去「水頭碼頭」搭船上「大膽島」，不高不低的船票，卻是千載難逢的機會，就算不在意錢，沒上成島，比起荷包失點血，更來的得不償失。所幸疫情所致，即使晚點到了碼頭，車位多如牛毛，很快就能趕赴搭船，先至「九宮碼頭」，拿取船票和號碼牌後，就待旅客成團後，三十六人的規模，上了另一艘快艇，快馬加鞭航向「大島島」前線而去。

一路往西行，首先是烈嶼沿岸風景，還有一系列不清楚名字的島嶼，導遊老練，上知天文、下知地理，沒有一處他不清楚的資訊，比較有感覺的，莫過於廈門灣的距離，逐步縮減、逐步趨近……高樓大廈輪廓更明，送上前線的人，肯定不如旅客心理般興奮。

「大膽島」是曾經的軍事要塞，即使至今，與「二膽島」相呼應，仍為海門天險，兵家競爭之地，都有些互相箝制的意味。不過兩岸局勢趨於另類戰爭，失去烽火連天，去除掉軍事背景，「大膽島」也少了些草木皆兵的嚴謹，反倒成為歷史時期的活化石，以不同風貌，呈現世人。

一先上島，「大膽擔大擔，島孤人不孤」斗大字樣直衝眼前，這不過是最有代表性的一部分，為振奮人心，「大膽島」有更高比例的宣傳標語，完完全全為軍事所用。

大夥進入「生明廳」休息與觀賞影片，主要是介紹島的大概狀況與歷史，「大二膽大捷」的勝利，是國軍少有的全面勝利，也是守住大陸戰場的最後防線，與金門命運相繫相連，策略上、精神上，都是回穩局勢的定心丸。

「生明廳」外是升旗台和演講台，還有一處大空地，大概是新兵集合場所，往上坡走，會走到受管制的「中正公園」，並有一大石山壁刻「島孤人不孤」，頂上的「介壽亭」除非有騰雲駕霧的本領，否則也難以抵達。另一頭，為因應遊客，原先無居民的大膽島也分派了警察駐守，不過跟隨著導遊，也不會出什麼亂子。

從腳下的南島走到北島，是今日之行，在天然掩體與迷彩布幕間隙中，藏著不少設施，包括碉堡與舊軍醫院，在八二三炮戰期間，這裡承受二十萬顆砲彈炸擊，蓋什麼作物也是白搭，反倒是天然屏障能保性命，也就不必多此一舉。石頭岩壁上，還留存著戰時的彈孔，為了鎮住創痕，或是警惕，許多標語就寫在上面，包括郝柏村將軍的題字，呼籲團結。

去過「北山播音站」，是心戰的宣傳本營，與「馬山播音站」遙相呼應，共赴國難；往「明威公園」眺望遠方，是個好景觀，而前清治海盜有功的「明威將軍」便葬於此。另一個轉角，是神犬「茜露」之墓，相傳以一擋三，將兩名解放軍活活咬死，並使僅剩一人重傷被俘，直接晉升中尉，乃軍犬界獨有的殊榮，這匹純種德國牧羊犬，乍聽之下多多少少受愛國軍魂的神話給粉飾，不過「大膽島」地靈人傑，出現奇蹟乃見怪不怪。通往北山的「南山橋」，改用乘坐電瓶車的方式前往，橋長五百公尺，大概是因行程催趕，旅客會在橋上駐足過久，而兩旁又是沙灘地，肯定是快門不手軟，為避免延宕，乾脆省得麻煩。

到北山，在「神泉茶室」旁邊的地方用餐，吃著加熱真空包的咖哩飯，味道倒也不差，是高昂成本的軍糧，是美化過後的軍旅體驗。經過富有靈性的「神泉」，是千萬犯不得的源泉聖地，再往前是「大二膽戰役紀念碑」，而嵌入山壁內，有一「北山寺」，戰亂前曾是兩岸居民的信仰廟宇，因戰亂崩壞，後又被國軍小規模修復，成為袖珍的護身小廟。

前方轉角，就是此行之最大收穫與目的，乃「三民主義統一中國」的心戰牆，站在一旁，才覺其雄偉，十年前正好因小三通到對岸廈門觀賞，如今換個角度，踏上了當年遙望的景象，心中好像實踐了什麼使命般，並非旅行地點的數量，而是一種身為創作者寫作初衷的堅毅。

走過「風雞廟」與「北安寺」，在這孤島上，信仰的重要與安定，的確至關重要，結束還大膽的小壯舉，回到「生明廳」，供旅客照相和購買獨家紀念品，我沒特別興趣，只想感受一股蕩然無存的風氣，歷史仍在這片小島輪迴當中。「大膽島」如同金門的縮影，南山北山腹地相對遼闊，中間一沙灘通道細窄狹長，等比例放大，就如金門島之形狀，而高密度的標語、高強度的炮擊，歷史的千瘡百孔、踏雪費鴻，切切實實刻劃這處秘境，仍被軍事化給限制，也給對峙局面給保留，提醒著我，一種意志的持之以恆，與背後多少無名英雄，並非領導人偶像崇拜的幾句標語，就能搪塞過去。

晚上參加了讀書會，在「後浦泡茶間」內，即將走入歷史改建的文藝小店，勢必得另尋出路。

與在地青年和有志之士聊上許多，金門始終在梳理新型調適局面，包括如何融入台灣本島新生的態勢，和金門人自身對於過去放不下又尚未被解決的問題，面對重新定義的分水嶺，又如何下定決論？

金門與台灣之間，無法構築出實際層面的連結橋梁，我們透過記憶與刻板印象，自以為先進的思想，去推論一地之風、一島知情，在先入為主的屏蔽之下，產生誤解的窘境，人與人之間的羈絆，或許要更來的積極且心胸開闊，才得以解決分立，如今的我們，好像都有些閉關自守些，即使世界流通之快，卻只是表面上的技術革新，人心，始終沒有邁前過。

在相互了解前，先勿妄下定論，本是同根生，相煎何太急？不是說大家得客套迎合，偽裝得一副團結樣，但在釐清過後，做出的應退進退，才是最適切的抉擇，首先是溝通聆聽，不去左右影響與強押任何意識形態，而是一而再再而三的理解，因為，徹底的境界，誰說得了是盡頭？

也許我就是自己所說過於衝動的那一個，倉促之下，想弄一個演出，就多沉澱些吧。胡思亂想，大概想說的，就是這些。

*Day15, 2020/08/27*

### 大膽島，儼然就是金門之縮影精華





以一潰三的軍犬，乃互古精神象徵

體驗戰鬥軍糧，倒是完全不吃苦

既含軍魂，也敬神靈，不忘賞水恩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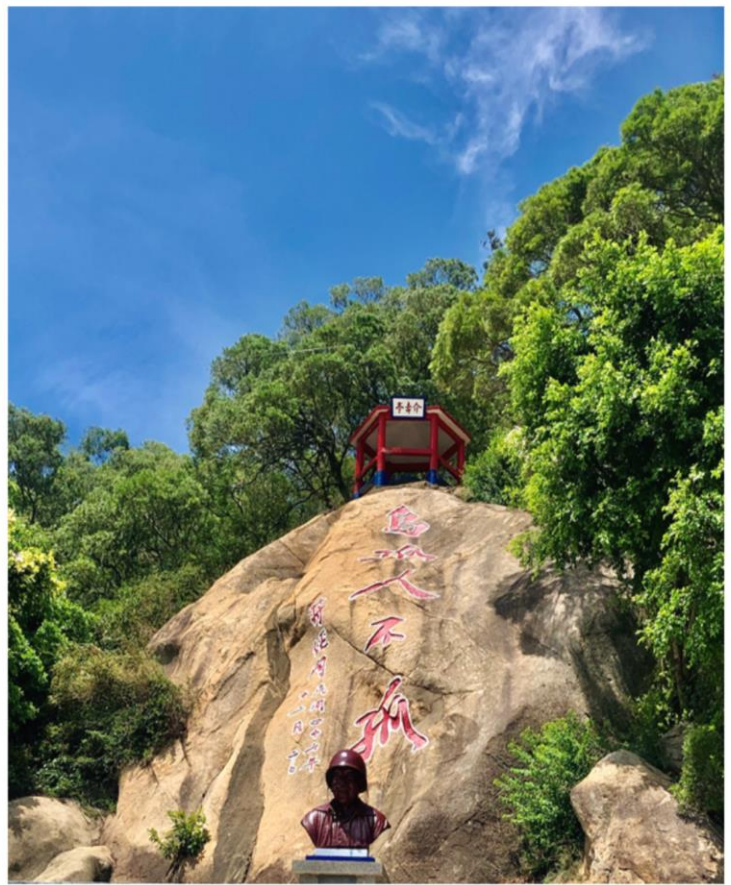
島小志宏







軍魂不滅，使人欽佩，誓死決心護島  
不遺餘力  
這些豪言壯語，也得是不上前線高位  
者，才敢說出



三民主義

一統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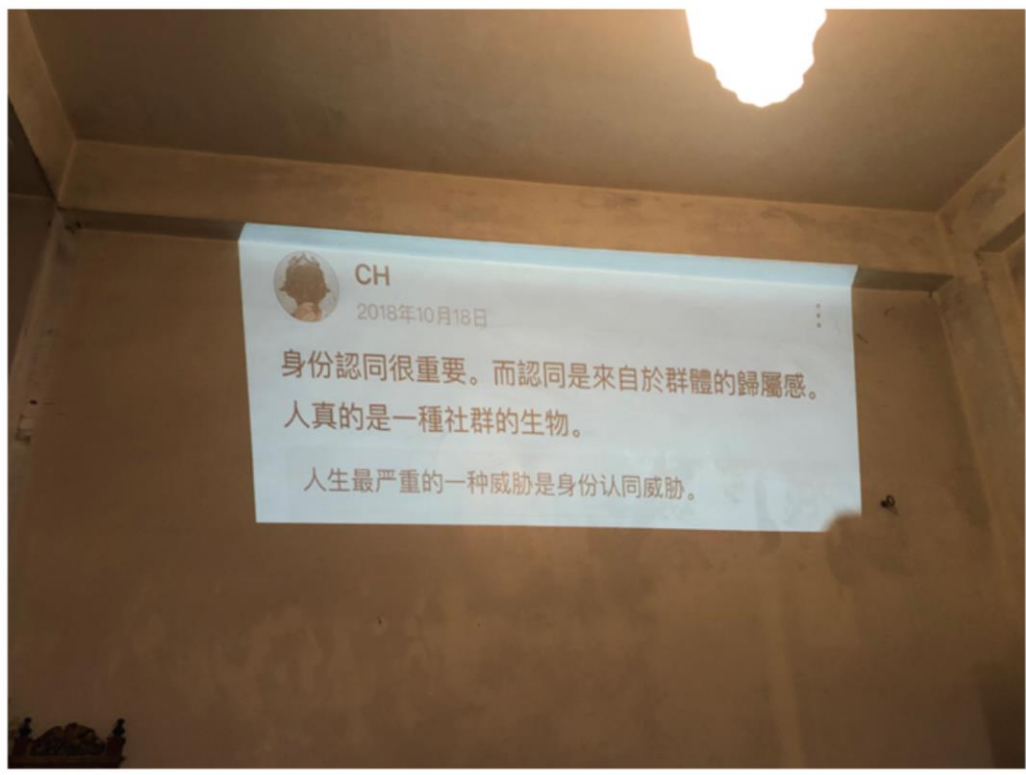
中國

一大膽





當地青年自發舉辦的《前線金門》讀書會，當地的年輕族群，對家鄉的發展與定位，仍充滿不少疑問與討論力度。



發人深省

# 四方遼巡終一別

最後一天，漫無目的，也不好離開金城太遠，就往西南角去晃一晃，再次造訪「水頭聚落」，「得月樓」今日風光更勝前日，大概艷陽高照的痛苦，換來光鮮亮麗的美感。

「翟山坑道」於不遠處，就再次親臨那巧奪天工之作，每次進入那深不見底的地下工事，都有一種舒暢涼意，這天的我，不想過度感性，就抱持輕鬆自在，悠遊穿梭與其中。

正午時分，吃了「標記」，是金門朋友推薦，順便就融入當地生活，大啖廣東粥、肉羹麵與蛋餅，雖然味道上還是習慣台灣多一些，不過別具風味，也算是個完美的餞行餐。

在「總兵署」旁吃「總冰暑」涼豆花，消消熱脹氣，減緩焦躁後，拾起行囊，就往機場出發。

因為回台北就要工作，上機也沒特別動力，只想閉目養神，不自覺中升空又降落，回到習慣的車水馬龍、高樓大廈，行李上手，不想著回家，直接到了劇場上工，比起上一次的離情依依，這次更顯得乾脆，也幾乎不剩對金門的纏繞，自然而然轉換心境……

自詡屬於世界各地的旅者，每個地方都能激起我內心的波瀾，同時又能乾乾脆脆與之告別，對我來說，不是冷漠，而是內化成更刻骨銘心、不必以表面形式的方法，來紀念的完美情感吧。

*Day16, 2020/08/28*



## 得月樓

「近水樓台先得月」就此得名。

曾為戰事前線的先機，如今烽火褪色，再不如以往至關重要。

諭示著嶄新的情懷，透過平和寧靜，轉化為恆久之美。

# 遺憾：期望、檢討、省思

起初拿經費補助，當然希望能做到盡善盡美，但金門我是一個朋友也不認識的情況下，就是從零開始。

原先想藉由自己的編劇能力與不怕生的交友技能，企圖於兩個月內完成一場小型演出的籌辦，畢竟自己的畢業製作也是靠一己之力，若劇本生出來，應該沒有過高的難度。

當然，如前述所言，對金門地域與背景的不熟悉，或者洞察的深度，都有待加強，不能如預期般完成做戲的可能。

不過，不見得實質的成果才值得紀念，雖然演出的準備是功虧一簣，但眼世上卻打開不少，光是在同文同種的國內，就存在不少誤解，更何況是變化萬千的世界，哪怕只是出了家門，與當初期許跨洲能得到的開闊胸襟，在這次的旅程中，也成長不少。

原先是要以演出的形式為這趟探查之旅做個結，不過天外飛來一筆的想法，總不容易實現，在台北排練多次過後，發現實際演練情況不理想，自己過於衝動，逞莽夫之勇，一心想一蹴可及，揠苗助長，所幸沒有與特定場地有實質約定關係，不至於有背信忘義的疑慮。

這大概是創作者自以為「旁觀者清」的錯誤觀念，常以「上位者」自居，妄想以自認為較文明的方式改變他人眼界，但回到自身，又有付出相應精進的努力與辛勞？也許言過其實，自我批判得太嚴重，不過我清楚，自己只是帶著股虛心，還是以「知識分子」的姿態，默默拉出一種無形的距離感。

田野調查不過幾天，就將草草寫完的劇本視為嚙中之物，準備演出，這並非三五天就能完成的工程，同樣，也不因此而自怨自艾，年少輕狂，以為人定勝天，有隻手遮天的本領，世界之大，光是金門島，就還有諸多角落我始終疏忽，卻沒有好好領略一番。

每次與不同的人對談過，都發現自己腦中的想法又被推翻一次，是自己核心概念站不住腳，或是理解程度尚有落差？還是堅持不懈太過鬆動？

大概就是更謙虛面對，並開闊胸襟去嘗試接觸，編劇吸收的東西，永遠不會嫌多，一草一木，都該是創作的靈感，固然這次有些準備不足，不過還是要鼓舞自己初生之犢不畏虎那樣衝撞的勇氣，切勿好高騖遠，相信抱持這番熱忱，能前行更遠。

旅行，一如既往，就是期待著自己成為更懂得聆聽與感知的觀察家，這大概是身為創作者，最重要也最期望掌握的特質，也是成熟的藝術家必備的態度。

# 結語胡談

自從得知榮獲補助後，就要開始實踐計畫的步驟，既然全都是獨立作業，那就是全部工作一手包辦。

我先從老師那邊認識校內的金門學生，初步聊過後，就主動連繫當地藝文團隊「敬土豆工作室」，該單位也是推薦我認識「村復會」成員與當地有志青年自發創立起的讀書社群橋樑，我也因此知道相關場地的消息，包括「蓊蓊書店」、「舊事書房」、「我在二手書店」與「後浦泡茶間」，這些地方也成為第一趟田野調查的走訪行程。

除此之外，也透過「敬土豆工作室」與「鸞劇團」的李敏德團長連繫上；另一方面，因為本計畫與政治有關聯，也接洽前金門議員陳滄江先生。

我陸續走訪清單上的景點遺跡，也一一拜訪上面提到過的人事物，同樣，演員方面自己就是即戰力，我同時與一名國立臺灣藝術大學戲劇系的應屆畢業生要合辦演出，準備在從金門回台北後，開始排練。劇本取為《若即若離》，以一對男女關係比作台灣與金門，兩人對於感情與事業之間不同的選擇，在一個暫時別離的時間點，透過相對直接的抒發與坦承，試圖解決彼此之心結。

在金門有請李敏德團長的導演姊姊李明華品評，被說是相當年少的作品，我不否認，畢竟純淨如白紙，還沒接受社會歷練，很難生出些火花。

劇本經過一改再修，前前後後走到第四個版本，當然實際讀劇情形並不如預期，幾經討論排練，最終還是半途而廢。

當然，此行並非一無所獲，特別是受「敬土豆工作室」推薦後，閱畢《前線金門》一書，當中內容幾乎顛覆許多舊有認知，換個角度說，是開拓其實本該思索到的常理細節，比如說，「八二三炮戰」除了教材中塑造那樣不屈不撓的精神外，哪方面的資訊透露出一點「單打雙不打」下的生活紀實？戰爭時期多被宣傳的是英雄，而辛苦耕耘、受苦受難的民眾，一生被宰割、遭支配，卻沒受到普及教育的同情，相當悲哀，而《前線金門》一書帶給我相當多創作靈感與參考背景，當我實地走訪，在了解更多歷史的前提下，每個角落，都特別有感觸。

最印象深刻的，大概是與金門的有志之士在「後浦泡茶間」把本書最後部分做個導讀與討論，我身為從小到大大住在台北的人，就有根深蒂固不盡相同的想法，也因此交流起來更加有趣，不過意見不同並不構成衝突，大家反而熱切歡迎，還啤酒一瓶瓶招待，客氣卻也舒服，若有幸長住金門，這樣的關係肯定更加自在；這是在金門的最後一站，果然是完美的收尾，將好幾天的想法，彙整起來，與書本做連結，將這段日子的所見所聞，轉化為一種內心深處不停反覆思考的源泉，好像又激盪出不少點子。

畢竟讀書會有個固定形式，其實這幾天斷斷續續見面的人：前議員陳滄江先生、李敏德團長和李明華導演、「美食館」的店長、董森堡議員和他的幕僚吳偉國大哥、「村復會」的 Lynn 與果子、住在山外的英文老師兼 Youtuber Kayla、「來喜樓」的莊老師、「蓊蓊書店」的老闆、「荳咖啡」的荳姐或是「夢酒館」的當地朋友……每個人不同的想法，透過溝通，做到很有效的表達與重新定義，何以大眾之間就出現鴻溝？就算是金門人，對於金門的議題情況，同樣也有不同種的看法，一樣米養百樣人，這就是人之所以建立的社會如此有趣又龐雜的原因吧。

暫時的挫折，也不代表一連串的失敗，第二次剛到金門的前幾天，確實抑鬱寡歡，不過有心最重要，就算操之過急，至少知道自己做的是「善」，也別具意義，待醞釀，如陳高，候一段時間的洗禮，品嚐起來更有蕩氣迴腸的風味。

另外，悔恨也無法改變什麼，深陷自責，不如抬頭振作，我遇到各式各樣的朋友，也體悟更深層次的意境，旅途其實並沒有終點，如同暫時擱淺的劇本，時運總有潮汐，哪天，它能再次縱橫天下。

希望仍然存在，反之亦然，世間仍充滿許多不公，之於我，就是不斷透過文字，去宣洩正義之聲；聯合國的普世價值不過是空談，真正實踐與付出，才得以回饋享受到的美好與善盡應擔之責。都希望不淪為紙上談兵，那就去做吧，做了，就有所非凡。

很多人說，金門是個蕞爾小島，來個兩三天，就會想著回到繁華之中，然而，習慣熙來攘往得快節奏生活型態，到這個悠閒步調的國境邊陲，卻顯得有些上癮，是種過度誇大的自溺，也許有人會講說，是過慣都市生活的天龍人在那邊說閒話，但，這樣的怡然自得，實在很難在五光十色的叢林中尋獲。

走訪許多景點、歷史遺留處，會不經意聽到刺耳的膚淺評論，比方說「這地方有什麼好看？」「沒什麼沒什麼」……等等，斷定一個地方的價值，就現代遊客的眼光，便是眼前霎時間的視覺衝擊，金門並非大山大海，也無特別壯麗富華的建築遺跡，以世俗角度來說，旅遊價值其實相當有限，但不了解其歷史與所作所為，都不太夠格，對我來說，此地之小而美及上世紀衝突蹂躪的背景，都體現出傷感之華，是一種斷崖殘壁後的新生、也是不屈不撓的精神。

所以我選金門，其一是地理位置與戰略考量的「前線區域」，相比起馬祖的多山和小島林立的不易達性，金門更加適合我單一成員探索，再來，金門才是真正備受大量波及的受害者，這裡是黨國的實驗室、是意識形態的溫床，同樣掙扎在國族與民生之間的兩難囹圄。

回溯到國族認同之議題，原先本人的計畫為「中華民國」的國家承認，顯而易見，本議題當然是要突破舒適圈的出國計畫，受限於島內旅遊，只好作罷，或是換個方式進行，既然金門如此之靠近對岸，討論起「統獨」會不會來得更意思？或者更風險？

與金門一些住台北的朋友聊過後，自己也認為炒作意識形態之舉，似乎過於缺乏意義，受這類大外宣荼毒深重的島嶼，如今卻要面對與其教化深信已久的思想完全相悖的新概念所批判，這任誰都無法心服口服，我認為，台灣與金門之關係，不論是不是冠上「台灣人」這個身分有沒有共識，是不是同一條船上的人、有沒有發聲溝通的契機，那才是根本所在。

我不該以居高位者的角度來教育，說實話，沒有人有這個資格，過往的政府也許金門民風過於純樸原始，而強加根深蒂固的措施導正，已經是二十一世紀自由瀟灑的年代，不該再有如出一轍的鼓吹者，再以「正義」之姿，去企圖洗腦任何大眾。而自中華民國遷台以來，本島和金門的關係，簡而言之，即是兩個人，本人透過「戲劇」的方式，藉由自己的一些觀察、一些讀書摘要和想像力，將兩地的關係比為一對情侶，藉由現實、理念和感情之間的拉扯，講述一個我所觀察的現象，並提供觀眾選擇的權利，做出自己的決定，再戲後討論會上，進一步討論與相互交流。

即便並非在這次實現，但這又不是復興大陸的宏願，沒有國仇家恨的包袱，做一個藝術，並沒有如此沉重的負擔，獨身一人，不必給歷史因素牽扯，也就沒有輕言放棄的藉口。


金門並非實際上給了我什麼，而是啟發一種對人對地方的細微關注，其中很重要的，金門牆上很多精神標語，是亂世必須安定鼓舞人心的工具，時至今日，當我們有著判斷力，能把那些白底紅字的過度正能量，當作笑話，也能重新解釋內化，成為推進自己的媒介。作品帶來的意義，不限定特定地區，一種意義、一種美或一種省思，舉世皆然，人性固然琳琅滿目，不過內心底層，大概都有對真善的渴望，我們能從一個故事，反思出與自我生活或萬千世界的連結，從小地方發跡，所要傳達的，也就是我們百思不得其解的問題。

有失落，也有意外收穫，能確信的是，我想繼續以「創作者」、「寫手」、「編劇」和「旅人」這樣的身分，去探查世界各地；我很難如同切格瓦拉那樣大無畏懼的勇猛直前，但不見得人人得成革命家、游擊隊，有初衷、有理想，我就還是那個揮舞正義之劍的騎士，形同唐吉軻德，以許有些傻，卻充滿希冀。

對於金門，或這段期間的我，也就那句話「向前走！一起努力吧！」也許我們曾都勢單力薄，堅持住信念，不求局勢為此翻轉，至少是無愧於心，也足矣。

從金門回來後，有一天興起，去登劍潭山至老機坪觀松山機場，下山時，看到牆上有個坦克車的壁畫，寫著「反攻大陸去」。霎時想到八月二十七號給我的衝擊：大膽島為金門的縮影，而金門的命運又是整個台灣的寫照，我們的過去，被反映在沖刷不掉的無處不在的標語上，就像是「世界大同」那樣的理想說詞，空頭支票吹破了皮，無法改變任何事實的悲哀，永遠靠冠冕堂皇來暫時安定，也許世界從來就沒有公平，正義也從未徹徹底底獲得伸張。





這個時代老早變了，不是那樣血脈噴張的軍備互斥、劍拔弩張，那些「萬眾一心」、「同仇敵愾」與「眾志成城」，都不再是必須被強調的社會特質與普世德行，逼著群眾互相血濃於水，隨時為建構出來的真理犧牲，這些精神聖經將是遭時代洪流淘汰的光輝謊言。彌補正義，並非投注過度的資源，導致分配不均而再次形成不平等，而是投以尊重、注視與認可，讓過往的傷痛，成為前進的養分，自然而然，水到渠成。

以最金門的方式做結，事過境遷，這句話確實使人費解，不過，就看觀者各自，如何解釋……「毋忘在莒」。

# 後記·餘波

歸來台北，環境的不同、地景的變化，相對來說濃厚愛國情操的氛圍，恍如隔世，正在轉型新局面的台灣，步入「第三社會」：在本土意識抬頭與中華民國正統性的雙重融合下，不同以往的組成體，來自島內複雜的追求過程與因緣際會的激盪，相較於被禁錮的金門，還保留黨國遺風、戰地之骨，背負著既定形象被冠上的前線封號，卻也因時代走向的不同，失去令人稱臣的使命感，倒顯得格格不入。

「平等」與「和平正義制度」似乎只是片面上文字的版面，從未確切執行，歧視與不對等也無以消彌，當我們尋求轉型正義的同時，也將過往視之毒瘤的因素，背後為之掙扎的群眾，忽略了他們的民意和權利。

Kayla 也遇到一位對金門議題極有興趣的比利時女攝影師，她旅居台北，我也跟她見了面，對於金門與台灣之間的隔閡，儘管引述所見所聞或是文獻例證，一種說不明倒不盡的遠因，似乎就是那模糊不清的界線。

直到一次不經意的登高，爬小百岳「劍潭山」至老機坪觀松山機場，那個曾經航行於浯洲的出發點，下山過程，路見石壁上的標語「反攻大陸去」，這才又意識到曾經命運相連的關係。無論是定義為偏安之都的臺北、賦死前線的金門，都為宣揚傳達意識形態而存在。

從「三民主義統中國」心戰牆，至馬山觀測站「還我河山」，最後回到劍潭山「反攻大陸去」，共享一種信仰、秉持一類精神；大膽島視金門與小金門的縮影，而今門就是整個台灣的寫照，在這個時代，強調「萬眾一心」、「同仇敵愾」已經白費，眾志成城老早成過往傳說，現代所謂的「追求平等與正義」更顯得空洞不實，宛如吹破牛皮的空白支票，光用想的，就知道無法兌現。

海峽兩島的問題，就如同台灣不被認同的境遇，這也是自 1978 年以來，我國不斷反求諸己的外交路線，鞏固自身發展，進而深入交流；回歸家園，這樣的不平對待，不該因國際地位效法，我們不必刻意賠償或給予特權，而是將最基本的尊重實踐，一視同仁，任其在無障礙的環境中，茁壯發展。

既然正義、平等侷限授予，更沒有本錢支離破碎；一時熱的同理情感絕非必要，長久平穩的互重才是永續關鍵，若基本的重視都蕩然無存，更不用說追求飄渺的美好，何況其中多少是偽善成分。

春雨甘霖無法降臨，何苦任地乾涸，自掘墳墓？留給各當局者解讀。